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4346  
29 January 198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81年1月28日

南非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应南非外交及新闻部长博塔阁下的要求，随函附上他在1981年1月28日  
给阁下的信。

谨请将此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散发。

常驻副代表

斯图尔德（签名）

81-02414

附件一

1981年1月28日  
南非外交和新闻部长  
给秘书长的信

1. 我很失望地读了阁下关于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的报告(S/14333)。这个报告给人的印象是，对联合国来说，西南非／纳米比亚内部的党派是不存在的，它们从未参加日内瓦的会议讨论。这种公然绝口不提它们以及企图把它们的言论从联合国正式文件中删除的作法，实在是很严重的。另一方面，对西南非民组所提出的几点评论却大加突出。我要请阁下注意以下所附的由下列人士在会期中的非公开会议上所作的发言：

- (a) 马奇先生，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主席，1981年1月13日的发言。
- (b) 考拉先生，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成员，1981年1月9日的发言。
- (c) 范齐尔先生，保图阵线成员，1981年1月13日的发言。

删略的不仅是内部党派的言论，而且是行政长官所发表的重要意见。就此而言，我要提醒阁下，在努乔马先生提到有些西南非民组成员“仍然在监狱中”南非政府“尚未释放他们”——你的报告第8段对此有充分报道——之后，行政长官不得不向你提出以下评论：

“秘书长先生，就记录而言，为了把这件事情弄清楚，请让我跟你说这么一次。萨姆·努乔马先生认为提起某些在监狱中的人是很适当的。他提到罗本岛，他也提到温得和克。我们只想正式表明，还有很多人是我们希望今天下午能够在这个代表团中同我们在一起的，但他们不能前来，因为有许多人被杀了，有许多人是在坟墓里，有许多人是在牢营里以及在甚至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地方。”

阁下不能忽视自从1978年提出解决建议以来，西南非民组所进行的暗杀、谋杀和劫持。我们已经常提请你注意这些恐怖行为，有安全理事会的正式记录可以证明。

到今天为止，阁下和安全理事会都没有彻底地谴责西南非民组。反而是负责保障这块领土及其居民安全的南非政府受到安全理事会的恶毒攻击和你的无理批评。

2. 阁下也知道，南非政府从来就认为，如果不在公平的基础上对待一切党派，则会继续严重地危害到解决建议或任何打算达成和平解决的建议的成功执行。我在1980年8月29日给阁下的信(S/14139)上，已特别强调过这一点，我在该信结尾表示：

“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人民在南非政府的支持下始终要求得到公正不偏的平等待遇。因此，南非政府认为十分重要的是，愿阁下在今后就推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或者就任何可能促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解决办法等事项进行协商时，把该领土的领导当局包括在内。”

3. 关于内部党派参与一事，阁下应回顾在我1980年5月12日的信上，我曾说你

“应认识到，作为自由公平选举的一项先决条件的联合国的公正立场，目前备受关注。此外，南非政府一贯认为，对参与政治过程的一切政党应一视同仁。你应记得，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各政党的代表曾经认为可以同意前往日内瓦参加1979年11月就非军事区问题而于该地同时举行的协商，当时你向他们保证，他们将有同样的机会与你的代表会谈。他们将你的这种反应解释为，你认识到他们对与其前途有关的审议工作同样感到关注。”

4. 阁下的代表是在这个背景下于1980年10月访问南非。你在日内瓦的会议之前提出的关于那次访问的报告(S/14266)，再度清楚表明南非的立场。行政长官1981年1月9日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谈到了这个特殊问题。他的发言如下：

“主席先生：

在各政党代表对昨天的发言发表讲话之前，我想首先强调我们当前审议的问题的重要性。

西南非／纳米比亚各政党几年来对平等待遇的问题一直在发表自己的看法。它们关心的一直是：没有给它们提供机会对影响它们国家前途的问题表明立场。它们得不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得到的这些特权。联合国给予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优待有案可查，不言自明。自从西方国家提出倡议，最后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以后，这些政党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它们关心的依然是联合国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偏袒和对待各政党不平等的问题。同偏袒问题紧密联系的是建立信赖和信任的问题。目前来说，它们对联合国监察和监督所有党都必须参加的自由公正的选举没有信心。

1980年10月联合国派了一个工作组去南非，访问期间看到的情况表明，只有解决了缺乏信任和信赖的问题并且做到公正不偏，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才能得到执行。各政党本身也向联合国工作组着重指出，这个问题仍然是执行决议的障碍。秘书长1980年11月24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S/14266)说：

‘截至目前为止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是严重的相互怀疑和缺乏信心。’

和

‘这个问题本身影响到执行日期的确定。’

秘书长在这个报告中还建议将这次会议作为

‘促成协议和创造信任和谅解的必要气氛的方法……’

“西南非／纳米比亚各政党随时准备在召开关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其他实际可行的提案的会议时，参与建设性的讨论。它们现在要在这里

同联合国直接讨论它们认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以前必须谈到的所有问题。

“主席先生，在西南非／纳米比亚的历史上，我们已经走到了里程碑前，即我们终于成功地把西南非／纳米比亚各民主政党和其他在这块领土上进行活动的运动组织集合在一起，让它们自己来谈这块领土的前途。

“我希望，现有的猜疑可以得到消除，渴望得到的信赖和信任能够建立起来。这就是摆在面前的严峻考验。”

5. 从上述发言和国内各政党的发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认为日内瓦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对这些政党在日内瓦的发言中所真正关心的问题稍加注意的话，那么就会认识到建立信赖和信任的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个问题同公正不偏和平等对待各政党问题是十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还会认识到，如果要认真考虑规定一个执行的日期，就必须克服或解决这个问题。

它们感到失望的是，没有采取实际步骤来消除联合国偏袒这个污点和恢复必要的信赖和信任。它们无法理解，既然联合国在日内瓦未能纠正过去的弊端——由于这些年来，大会和各专门机构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政治、道义、财政和宣传等方面的支持，联合国对这些弊端是要负责的，怎么能合理地期望它们同意在现阶段就着手对决议付诸实施呢。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行政长官才不得不在1981年1月13日作了下列闭幕发言：

“根据迄今为止的会议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秘书长报告(S/14266)中第19段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要着手讨论规定一个执行日期为时过早。”

6. 阁下谈到为了能做到执行竭力表示善意和公道。我同意内部各党表现了高度的善意和公道，他们本身为了解开涉及解决计划核心的那些扣子——选举过程的平等和对公正仲裁人的信心——而作出了重大的努力。那些扣子必须首先解开，然后才谈得上执行，而不是没有解决问题之前先谈执行问题。

令人惊讶的是，联合国和所有设法要确定执行日期的方面都未能察觉必须首先建立信任和信心这一点。要是不能达成这一基本目标，谁也不必想看到真正的进展。谁也不能错认了它的重要性。阁下在1980年11月24日的报道(S/14266 第19段)就说到这一点：

“南非政府通知特派团，这个问题本身影响到执行日期的确定。”

联合国多年来抱了一种不当的偏见袒护西南非民组而使自己困处一角。联合国本身必须设法矫正这种立场。联合国不能期望内部各党——或南非政府——接受联合国提出等到以后再采取行动的诺言或接受徒有其表的矫正西南非民组偏见的做法。现在必须采取的行动是消除西南非民组的不公平的优越地位，并且必须说到做到，让大家看到。

7. 我不得不指出，联合国在日内瓦错过一次好机会，首先可以鼓励从头到尾几乎都默不作声的西南非民组参与建设性的建立信任的对话，其次，可以提出必须在西南非／纳米比亚选举中角逐的内部各党所关切的问题。在日内瓦，内部各党感到不满意的是不能够做到一人一票，只投一次。而且，他们所关心的关于言论自由，组织政党自由，自由而独立的司法制度，自由经济和尊重财产等在解决计划设想的民主过程中的概念，能否获得扎实的保证问题都没有加以探讨。只好寄望于所有各方将来都能重视西南非／纳米比亚各民主党派的合法愿望了。

8. 我希望，联合国如想找出能够令人接受的国际解决办法，便需要认真注意我的呼吁，从而承认内部各党在有关他们国家政治及宪政前途的一切讨论中所承担的任务。

### 附文一

#### 1981年1月13日马奇先生的发言

主席先生，

感谢你让我在会议上发言。自从西方各国在1977年第一季度提出新的倡议以来，现在纳米比亚内部各民主党派的领袖首次有机会就问题的实质表示他们的看法。这是真正的进步，但是，这种权利给得很不情愿，这个会议还远不能说是公平的象征，公平问题是讨论的重心。我国代表团和另一些代表团要提出的一项单纯权利就引起争辩，竟使会议延误了十个小时。我们的对手就想要在提议的选举中使我们无名无姓，特别是要我们变为无声无臭、不存在的人，而我们经过很大困难才使联合国采取另一种看法。从此却一直要我们无声无臭，只希望我们参加非公开的会议，联合国机关多年来就这样对待我们。

此外，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不能凭本身资格出席，只能作为行政长官率领的代表团的一部分成员出席，这是强加给我们的侮辱，完全违背了我们的意愿。不过，我要告诉你，我是纳米比亚人，不是南非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纳米比亚人，到这里来出席会议和发言。在发言的时候，我心中挂念着所有爱好和平的纳米比亚人的利益，不论他们的种族和肤色是什么。这是我热爱的土地。

而且，我所代表的政党一贯主张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必须尽早独立，它的政府要承认和照顾本地居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合理的愿望，它的宪法要确保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保护。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过去关于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前途的谈判是联合国或其他有关各方直接同南非共和国进行的，没有直接正式邀请过各民主政党发表它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现在却期望我们在短短几天之内订出一个停火日期，并开始执行一个从来没有同我们公开协商过的计划，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我们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是为了我国人民，而不仅仅是替国际社会解除一个头痛的政治问题。外来的力量或压力集团经常准备支持和资助一些政治运动，借此加以操纵，以达到它们本身的目的，我们绝不允许它们把我国当作推行新型帝国主义的基地。

我们不仅争取和赞成独立，而且，尽管疑虑重重，我们还是接受了第435号决议，只要它规定采取民主的解决办法并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选举。

在本组织中占很大比例的许多会员国，甚至临时安排中规定将来直接参与监督这次民主选举的国家当中，也有很多国家，根本不知道民主选举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它们本身现在没有民主制度，有些从来不曾有过民主制度，因此我们实在不放心。

第435号决议早在1979年就应当执行。我们曾经敦促秘书长执行这个决议。我们曾经敦促同意以1979年2月26日为停火日期。如果当初这样执行，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事实上那项决议没执行，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延误的原因是，秘书长在西南非民组唆使下，未经任何协商，经过迄今没有适当解说过的一项阴谋，背离了原定的计划，而西南非民组想不计一切代价地逃避竞选。因此，他们拒绝别人监察他们的基地，并要求在他们向来无法建立任何基地的西南非洲境内建立一些基地。

图尔恩哈勒民盟是一个民主政党，赞成和平解决我国的问题。然而不幸的是，温和的政党却苦于遵守规则，服从法律，甚至服从它们反对的法律。

民主政党既不使用武力和威胁来达成目的，又不准备打着所谓自由斗争的旗号残杀人民，因此，人们往往加以忽视，反而重视激进的暴力。以和平方法获得的独立蒙上了污名，用枪杆子进行敲诈反而能得到让步。

任何一方再也无须为纳米比亚的独立而战斗了，因为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南非在内都已同意我国的独立。继续进行恐怖活动的几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们害怕选举，所以不顾一切地决心要攫取权力。但是，如果西南非民组坚持它的“武装斗争”，它将会在战斗中被打败。事实上西南非民组正受到严重挫败。难怪西南非民组急于签订一项停火协定。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我们会主张和平解决，不继续进行丛林战。在一项目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中我们没有什么要怕西南非民组的。事实上，我们盼望有这么一个机会。

但是，这个过程必须公平，这次选举的结果必须毫不受外来因素的影响。这是解决办法里的重要因素之一。没有那一方一定要有心理上的便宜。走向独立的政治过程必须根据民主的基本规则进行，同时必须由一个任何人都不怀疑其公正性的机构来监督。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选举期间必须有和平与绝对安全的环境，否则的话，其结果将是恐惧。

第三个重要的成分是：那些投票的人必须获得保证，他们选出的政府必须坚持民主，允许他们再进行选举和保障他们的权利——而不是“一人、一票、一次”式的投票。

这次会议上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它不是纳米比亚的独立。每一个人都已同意了这个目标。不是一人一票、或纳米比亚领土统一、或联合国监督选举过程的问题。大家同意这些基本的问题已经有三年了。它甚至不是我们是否要迅速进行一次选举的问题。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同所有有关各方的意见一样，同意应当在最早实际可能的一天进行选举，一旦安排就绪纳米比亚就取得它在国际大家庭中合法的但长期被剥夺了的地位。但是争论焦点是：参加竞选的所有各方在解决方案开始执行的这一天是否都能有公平的机会？外来对选举的影响是否能够消除，而选民只根据各政党的政策而投下他的一票？图尔恩哈勒民主同盟不寻求象西南非民组目前所享有的那种不公平的优势。我们只寻求平等。但是赢得选举的机

会均等必须是实际的、必须是全面的、必须尽可能彻底而又可得到的。只有那样才可能有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只有当联合国提出一个在于实现这个目标的程序时，才能使人有信心相信这个组织能够公正地担任裁判人的任务。

联合国偏爱西南非民组长达二十年之久，这是一个不公平和令人不能接受的偏见，是无可置疑的。这里无须我来详细说明西南非民组在联合国内和从联合国所得到的一切好处。只要查查记录就可知，十分严重的过分情形也是尽人皆知的。为了抵消西南非民组在心理的和实际上所享有的巨大的但完全不合理的优势，例如过去七年来自大会给纳米比亚人民冠以唯一真正代表的头衔以及四年来的常驻观察员身分，这个负最后责任的组织——联合国将需要采取机智和言行一致的行动。对那些迄今被剥夺了参加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权利的其他政党，必须给予它们这些权利，同时如果不把纳米比亚理事会和纳米比亚专员办事处作为不再有什么关系的机构而取消的话，就必须把西南非民组专享的影响力予以抵消。除了政治上的偏袒之外，西南非民组还受到联合国千百万元的经费和宣传支持，在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愿意把它的前途交给选举之前，这些也必须抵消，否则这种选举就不能算做公平。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会很希望在纽约有一个由联合国提供经费的办事处。不但如此，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认为新闻部的宣传重点必须从支持西南非民组的偏袒立场转变为同等程度地散布其他政党的意见。新闻部特别要进行长期的大量宣传，强调所有政党的真实性和平等性。

虽然在有些情况下取消西南非民组一贯享有的有利条件就行了，但往往却不是这样。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要求在大会享有与西南非民组同等的发言权。我们不仅不畏缩，而且渴望在大会和在安理会同西南非民组进行辩论。现在取消他们的权利，但又继续剥夺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享有这些权利，对我并无特别好处。多年来，西南非民组一直在最高的联合国各理事会享有发言权。让我享有同等发言权，我就认为是平等又公正。归结到底，联合国有权听各种不同观点。许多联合国支助方案也要有同样的考虑。我请求你在政治上要实事求是。我请问任何一位政治领袖处在我的境况，会自甘吃亏吗？谁还能振振有词地指控我要求这项自由言论的平等权是骚扰选举呢？那样说是站不住脚的。一旦我开始竞选活动，我会把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的政策告诉选民。现在，我要告诉世界说：我要求公平对待，要求竞选的公平地位。

我不打算向你详细述说，联合国如何能够矫正在无数事项上现有的不平衡情况。现在，联合国已承认犯过偏袒不公。今后必须不偏不倚。凡事均应公正无私。愿联合国前进不息。我必须提出清单罗列必须矫正的事项。联合国应凡事都要处理得四平八稳。这样自然会有彼此信赖、相互信任。

但是，信赖和信任并不象电灯开关一般，随手可开可关。信心这种东西，是要在一段期间内有机地成长形成的，并且需要细心培养。仅仅制订一项宣言或通过一个决议，是不可能使人们或政党忘记积年累月的不公平待遇或对奸诈无信的恐惧，而使大家齐心一致的。联合国不仅必须放弃它的旧作风，而且要在一段合理的期间内表现出它能够、并且要坚持公正。我声明，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图恩哈勒民主联盟关于执行解决建议的困难将会融化消失，就象这个美丽的城市的雪在温暖的天气里逐渐融化一样。

一些对我们有意见的人说，联合国实际上是做不到这些调整的。我敢说，任何一位真正的政治领袖都不会说：他认为那些是不合情理的。联合国陷入这一个困

境，并不是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所促成的。现在为什么要牺牲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对平等待遇的要求，来挽救联合国和其他参与本项倡议的当事方所陷困境呢？

有人说，现在的问题是我方缺乏政治决心。邀请参加一个显然不公平的选举并不涉及政治决心的问题。需要有政治决心的倒是在联合国这一方。联合国必须采取措施，虽然它明知这些措施是不合一般的意见的，这却是创造公平选举的条件、培养彼此信赖和相互信任所必需的。

主席先生，和平与安全是自由公平的选举的一项必要先决条件。

我国目前正遭受到西南非民组的攻击。这不是一次常规战争。他们使用的方法是恐怖手段、暴力和恫吓。受害人几乎全是平民，几乎清一色是黑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是应战而已。它号称的目的是纳米比亚的独立，但是，既然这已经获得承认，战争成为无目的的，除非真正的目的是要在领土上建立暴政。捍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自己，这是必要之务。因此，南非承担起这个责任。所以，有关军队部署和非军事化区、监督和兵力等这类技术问题的判断和决定，基本上不属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关心的领域。今天，我也不打算就此深入讨论。

但是，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十分关注大原则问题。 我们没有忘记 1978 年努乔马说过的话：

“黑人多数统治”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甚至不是为争取多数统治而斗争。 我们是为了纳米比亚人民在纳米比亚夺权而斗争。 我们是一群革命者”。

自 1978 年 7 月 3 日至 1980 年 6 月 25 日期间，西南非民组除了暗杀克莱门斯·卡普沃和托伊沃·希亚加亚等杰出的真正西南非洲领袖以外，还以各种手段暗杀了 278 名平民，严重伤害 227 名平民和劫持 385 名平民，后者多数是学童。 西南非民组的作用从来不能使人相信只因为正在进行选举，他们就有意停止恐怖主义活动。 他们拒绝让过渡时期援助团监督他们的基地，因而得以自由渗透提议的非军事区并得以任意进行恐吓——在这些广大而又崎岖的地区，过渡时期援助团根本没有希望起令人满意的监督作用。 此外，他们将能在七个月的解决期间，随心所欲建起一支庞大的军队。 如果选举对他们不利，他们就能趁南非受监督的军队被减至 1,500 之数而又分驻两个基地的时候，大举侵犯纳米比亚。 此外，西南非民组还拒绝按照解决办法的规定，在解决过程开始时，解除武装返回西南非洲。 这是为什么呢？

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主要关注的一个安全问题，就是对于违反协定的行为没有明确的规定。 无论是暴力恐吓或威胁，还是间歇性的轰炸和其他破坏战术，都必须视为违反协定的行为。 必须事先订出一种办法，来记录各次事件并加以评定，以决定哪次事件构成违约行为。

与这一点有关而又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西南非民组违反协定，或是双方对违约情事发生争执，纳米比亚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完全无法获得任何保护或安全保障。 这是因为他们首先必须诉诸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这位特别代表恰巧兼任纳米比亚专员（于 1979 年 12 月受到重新任命），而纳米比亚专员的一项具体

职责就是对西南非民组提供支助。这些怀有成见的个人或团体最后的一着就是诉诸安全理事会，但是即使假设五个西方大国顶着无可避免的敌对政治压力诉诸安理会，谁又真能相信一项谴责西南非民组和要求它遵守协定的决议能在安全理事会获得必要的赞成票？更具体地说，谁又真能相信苏联不会否决这样的决议？无论如何，难道西南非民组真能听从这样的决议吗？事实上西南非民组的非法活动反倒真能对选举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能得到什么保护呢？西方五国如果能够考虑解除我们这方面的真正忧虑，应能有所助益。我可以说，无论是这一点，或是我刚才提出的有关明确规定违约行为的建议，都没有违反解决建议。

主席先生，最后我要说，自由公正的选举必然意味着不论选举结果如何，选举过后民主过程将会继续下去，政治、经济权利和民权也可继续保持。所有的民主都是建立在这种基本谅解和不成文约定上。

让我们抛开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会谈所充满的空话和假话，直接面对中心问题：国际社会要求纳米比亚人民参与的选举，很可能会导致我国民主制度和我们的政治经济权利和民权的终结。这种选举不象西欧或北美的选举。它们的选举，不论结果如何，都保证基本权利无限期的延续。纳米比亚的选举却将决定西方五国为自己争取的，并且自认为大声疾呼地支持的人权和政治权利，是否能够继续下去。

我们现在谈的是，继续进行特别是正常的选举、言论自由、组织政治党派的自由、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司法制度和自由经济，以及对财产的尊重。

我党的民主信用随时备供检查。 我们不是联大任命的。 我们是纳米比亚百分之八十的人民选出来的，那次选举经 300 多名观察员和国际新闻界成员断定是自由而公正的。 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本着议会民主政治的最佳传统，我们保证将来也这样作。 我们有引以为豪的立法记录。 在我们的政府之下，种族歧视在纳米比亚几乎已消除净尽。 国民议会已通过了一项人权法案。 纳米比亚由纳米比亚人统治这是第 1 次。

但是，最重要的，主席先生，是我们是一个多种族的政党。 我们是唯一的一个纳米比亚政党，表达了从奥兰治至库内内，从大西洋到赞比亚河的所有纳米比亚人的愿望，使他们万众归心。 今天，我们的代表团坐在这里，就是这一现实的活生生的证明。 简言之，我们是一个多种族的民主政党，得到百分之八十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支持。 我们有充分准备，领导我们的人民取得独立、自由和繁荣。 我们深信我们会赢得自由公正的选举。 但是，一旦西南非民组得胜，又会怎样呢？ 我们又为什么怀疑他们在纳米比亚维持民主标准的资格呢？

首先，因为西南非民组信誓旦旦的政纲和哲学不容许基本的政治、公民和经济自由有继续存在的可能，它断言一党专政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西南非民组处理其内部问题的方式已显示出它是一个不民主的独裁组织，它未能定期召开大会，凡是与领导的指示意见相左的人均遭整肃；它不经任何司法程序，监禁或拘留，甚至执行了大量追随该组织的人；它企图以威逼和恐怖主义达到它的政治目的。

第三，西南非民组是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组织。 事实证明，它不容忍而且歧视不属于主要种族集团的成员，卡普里维非洲民族联盟的立场就是一例。

第四，西南非民组过分依赖苏联及其卫星国家——那些采用百口莫辩的独裁和

镇压制度的国家。一旦西南非民组在建议的选举中得胜，它对苏联的依赖，将严重地不利于纳米比亚的独立及其人民的基本自由。

主席，正是因此，我们不相信西南非民组一旦赢得选举会维持民主标准。我们坚决要求西南非民组在选民之前亮出他们的政纲，坚持不要给他们一张空白支票。我们坚决向联合国和西方五国挑战，看他们能不能说我们的顾虑是多余的。

但是，这五个国家，对于世界和纳米比亚的人权好话说了一大堆，却又期待我们纳米比亚人民将我们所有的权利和自由在选举轮盘上孤注一掷。是谁给它们和国际社会这种权利，拿我们的前途来这样赌博？他们是赌徒，可是他们下了什么注？果如他们所料，我们的权利一旦受到侵害，他们准备拿什么来保证？没有向我们提供可信的担保，保证我们不会失去一切，又有谁能冠冕堂皇地强迫我们这样不顾一切地拿我们的前途来赌博？那些口口声声还相信一点民主标准的人更是不能这样做了。

主席先生，我们召开这个会议已经有七天了。在这七天内，我们只举行了三四次正式会议。是的，有许多幕后的奔走还有许多鸡尾酒会和游览。但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办正事？这种太极拳要打到什么时候？你当然知道我们对公正无私和安全的关切。但这些问题是由联合国一手造成的，当然得由联合国来解决。他们别想期待我们一一列出问题并告诉他们怎么作。你们都知道，纳米比亚人民对继续保持我们的基本权利的关切是正当的。但不应由我们来列出细节。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提供和取得保证的。我们已经向纳米比亚人民作出保证。可是，西南非民组的呢？他们在会议期间几乎没说过一句话。他们受了谁的指使，一反常态，保持沉默？也许他们的教练吩咐他们闷声不响，宁可让人家猜你是极权主义者和专制独裁者，也不要夸夸其谈，把本来面目暴露无遗。难道是联合国象惯常一样在代表他们说话吗？

主席先生。这就是我们的情况。 我们是自由选出的纳米比亚全体人民的代表。 我们是一个多种族、民族和民主的政党。 我们恳切希望领导我们的人民争取独立，在国际大家庭中取得我们的合法地位。 因此，我们接受了第435号决议。 因此，我们盼望会有真正自由而公正的选举。 但我们坚决认为选举应在和平与安全的气氛下进行。 我们也坚决认为应该有合理和可靠的保证，保证在选举后民主制度和基本的政治、公民和经济权利将仍然受到尊重。

主席先生，我表示的关切是合理的，衡诸一切公平的标准，我所提出的问题是合理的。 现在该由你和国际社会来决定，你们将来到底能不能祛除我们的忧虑，解答我们的问题。 现在该由你们决定，你们到底是否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跟我们一道朝向自由公正的选举和真正独立、多种族和民主的纳米比亚前进。

附件二

1981年1月9日

库拉先生的发言

主席先生，你在昨天的开幕词中表示，每位发言人做完报告之后，各代表都有发问的机会。我本人还有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的若干成员现在要提出一些问题。

主席先生，我们很关心地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1980年11月24日的报告(S/14266)特别是其中第19、20和24段所陈述的观点。

秘书长的报告第19段说，“截至目前为止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是严重的相互怀疑和缺乏信心。”

主席先生，图尔恩哈勒代表团认为，“怀疑和缺乏信心”这语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不是那些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之类的口角春风。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些长篇报告，我们很清楚。但是问题在于，目前是否还有信任和信心来执行第435号决议，因为联合国多年以来甚至近在昨日，都在自动放弃监督纳米比亚的公正自由选举的资格，理由是，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办事处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都承认西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使他们的信用大受减损。

联合国是否公正的问题，已经受到严密注视，纳米比亚人民对于由联合国担任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并没有信心。他们对联合国缺乏信心，这个机构每年将1,500多万美元捐输给西南非民组——一个由苏联傀儡、走狗、新修正主义种族主义杀人犯组成的团体。纳米比亚人民对于一个组织不经一次由他们表示取舍的选举过程，就推选西南非民组作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的机构，是既无法信任也没有信心的。

纳米比亚人民对于阿提萨里先生既无法信任也没有信心，这个人的职责包括“支持联合国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真正代表的纳米比亚民族解放运动，即西南非民

组的活动”。(A/34/6, 卷一, 第194页)

阿提萨里先生昨天自说自话。他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他说，我要弄得一清二楚选举是公正的，并向秘书长负责。

主席先生，纳米比亚人民必须先感到满意，阿提萨里先生才能感到满意，但是就目前来说他们对阿提萨里先生并不满意，因为他的职责是支持西南非民组的活动，而西南非民组不过是个学童绑者、强奸犯暴徒和匪徒的组织。

这是匪夷所思的，难道我们纳米比亚人就被人看得这么没有见识，连联合国这样明目张胆地滥用职权和偏袒一方都视若无睹。

举例来说：

1. 纳米比亚专员办事处的预算用来支持西南非民组的活动。
2. 政治事务、托管和非殖民化部在财政上支持西南非民组。
3. 新闻部为西南非民组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4. 卢萨卡纳米比亚研究所完全控制在西南非民组的手中，根据该研究所章程第6条的规定，该所评议会十四名成员中必须有三名是西南非民组的成员。
5. 有各种援助通过开发计划署交给西南非民组。
6. 大会第31/146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再度承认西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
7. 大会1976年12月10日第31/152号决议授与西南非民组“常驻观察员地位”。

## 8. 安全理事会

从1971年起，安全理事会就只邀请西南非民组成员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规定参加安理会讨论西南非／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议。

他们邀请了这些人：

- (a) 努乔马先生—1971, 1975, 1978
- (b) 彼得·穆锡朗基先生—1974
- (c) 米沙克·穆荣戈先生—1973
- (d) 摩西·加罗布先生—1976

主席先生，我不能把联合国这种处理不当的事一一列表指出，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些事连我都觉得没有意义。但是，问题仍旧存在，你们只要公平地想想，你们当真认为联合国和阿提萨里先生这样不做法还会不损害到自己的信誉吗？

你们当真认为，当西南非民组行将作为政党之一来争夺选举时，联合国能执行第435号决议吗？就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而言，在缺乏信任和信心的情况下，联合国与阿提萨里先生早已取消了他们自己的资格，而第435号决议也根本无法执行。

主席先生，我们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认为，在事情的进程中把新闻记者摒诸门外是对我们的一种诈取行为。我们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相信新闻自由，我们无一事不可告人。也许你们有许多不可告人之事，因为你们知道会谈到联合国立场偏差的问题，你们不愿意让真相外露。但真相是不可能永远隐瞒的。

我们请求将这一类列入记录：我们要求一个准许记者出席的公开会议，如果不这样做，我们 also 要求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要排除记者。

主席先生，在秘书长的报告第20段中，他重申这一点说“为了促成协议和创

造信任和谅解的必要气氛，有一个办法是在执行前召开多方会议，使预期参与选举的各有关方面都能参加”。

主席先生，在此地，我不预备谈“信任和谅解”。令人不解的而我们要求澄清的是，多方会议意何所指？

什么叫作多方会议呢？

昨天，纳米比亚行政长官介绍了纳米比亚的各党派后，秘书长仍旧把纳米比亚代表团说成是南非代表团。

到底原因何在呢？难道秘书长阁下真的认为我们是代表南非吗？或者联合国秘书长已追随西南非民组之后，同它们一道把我们列为南非政府的傀儡？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联合国秘书长也是一个说谎者，已经取消了他自己作为纳米比亚问题的公正裁判人的资格了。

现在，诸位女士，诸位先生，我们今后往那里走呢？

在秘书长报告的第24段中，他说会议的基础将符合今年年初就“直接对话”问题举行双边讨论期间所议定的办法”。因此，我已就参与会议的各个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与南非和西南非民组取得联系。”

主席先生，这是自相矛盾的，两个代表团，西南非民组和南非，参加一个多方会议。

那么纳米比亚内部的各党派呢？谁去同它们接触？南非吗，或者说它们根本就无所谓？或者说它们不管怎样全是南非的傀儡，它们就参加在南非代表团内就行了。

当然这在秘书长是表示得非常明白的。行政长官带领了一个南非代表团。也许选举就只是西南非民组同南非双方对垒而已。它们就是两个参加讨论的多方。

主席先生，这种前后不通的矛盾，真是令人不解，因为实际上全是用外国语写出来的文字把戏。

主席先生，我们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正是以纳米比亚的“多方”的一部分身分来到这里参加一个多方会议的。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我们真正感到遗憾。

我们还要请求列入记录的是，就我们而言，第435号决议已经无效了，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公平的裁判人。

假如联合国想重新得到纳米比亚人民的信任就必须首先采取下列行动：

1. 撤销大会1973年第3111号和1976年第31/146号决议，因为其中规定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
2. 立刻停止通过纳米比亚专员办事处向西南非民组提供的财政援助。
3. 撤销西南非民组在大会的常驻观察员地位。
4. 安全理事会必须停止在有关纳米比亚问题上只与西南非民组协商的作法。
5. 在赞比亚的西南非民组研究所必须恢复它向所有纳米比亚人提供服务的原来宗旨。
6. 必须不让在纽约的西南非民组代表及其伙伴直接参予纳米比亚专员办事处的事务。
7. 必须立刻停止经由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向西南非民组提供的援助。

这些行动必须远在执行第435号决议以前采取。必须让纳米比亚人民对联合国不偏不倚态度表示满意。假如作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指望在纳米比亚举行公正自由的选举。

主席先生，现在是要由你把这项信息带回联合国去，并使大会相信这就是纳米比亚人民一贯的要求。

就恐怖主义战争而言，我们只要说一句“斗争继续进行”。我们准备在投票箱或在战场上打败西南非民组这些贼子，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

我们准备同这些克里姆林宫的骗子、走狗作战，并在他们自己搞的把戏里面打败他们。我们会修好努乔马先生的母亲村子里的输水管，击败这些西南非民组强盗。

这个取得确实地位的组织胡乱布雷，在奥万博和考科兰特被它无辜杀死的奥万博和赫拉罗男女和小孩比它杀死的南非部队或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纳米比亚战士还要多。

这些骗子的一切行径都是得到了联合国及其各种基金的支持。

但是，我们将会作战到底，直到纳米比亚取得一个自由平等的制度，成立一个不分种族的社会为止。

附件三

1981年1月13日范·吉尔顾问的发言

上星期五我们在陈述意见时，特意不提过去的事，只提到仍然有效的各项决议和正式在执行的援助措施。无容置辩，在这些决议在措施里，联合国唯一坚决支持的是西南非民组一方，同时又表示自己愿意充当公正无私的裁判，准备对西南非民组与西南非洲各个和平的党派之间的争端作出裁决。虽然事实上我们对第435号决议抱着疑虑并且有所保留，但是我们只讨论其中有关执行方面的实际问题——涉及事情根本的问题——的长短利弊。为了纠正弊病，我们提出了一些非常合理的要求，目的是使各党派处于平等的地位，同时让联合国有机会（也许是不该得到的机会）来证明它象平常人家对它的赞扬那样，的确公正无私。我们本来可以提出技术问题：我们可以提到西南非洲属于C类委任统治，国际社会从来就不打算让她独立；我们可以提到斯马茨将军曾于1946年按照国际标准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在这次投票中，我们西南非洲的居民行使了我们的自决权利，但是联合国却阻止我们执行那项决定，理由是人民还不成熟，不能行使他们的不可剥夺权利，从而引起关于西南非洲问题的国际争论；我们还可以提到过去如何认真努力解决上述的争论，例如阿登-克拉克委员会（它的建议被联合国拒绝执行），卡皮奥委员会（它的报告被扔进联合国的字纸篓），在1970/71年国际法院诉讼期间，南非提议在国际法院监督下举行一次公民投票，这个提议也被拒绝，1972年秘书长接到邀请，结果南非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埃施尔博士）达成了一项协议，今天在场的人有些曾经参与这项协议的执行工作，但是这项协议也被联合国置之不理。我们可以提到上面这一切情况，甚至更多的理由，但我们没有那样做。我们只讨论问题的要点。因此，当我听到主席竟然不提到我们的合理要求，却特别设法为联合国开脱，以站不住脚的借口来掩饰，把南非当作这个问题的替罪羔羊时，我们感到意外和彻底失望。我们不是在这里替南非辩护，或设法证明他们在过去几年内所采用的方法是合理的。我们来这里，是想找出我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想认真而

积极地寻求解决办法。我们不希望南非和联合国拿合法性一类问题当乒乓球来打，因为吃亏的是西南非洲。

我们提出态度公正和参加的各党派机会均等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不但重要，而且是起步。一旦在这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协议，显然做到公正无私，我们就可以着手处理象恫吓、非军事区、个别官员的公正态度和能力、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其组成、人数、活动等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进展。我们被带到王宫来开会。我们到达时，却发现要等大约一个小时，会议才开始。坐在一起开会还没多久，又宣布休会。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西南非洲正经历一个十分困难的阶段：奥万博兰的战火炽烈，全国广大地区遭受严重干旱，失业率猛升到 10%，国内资金外流。我们必须恢复西南非的稳定和对前途的信心，两者必须尽早恢复。

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个人的地位。我们的结论是，这个会议毫无用处，因为联合国和西南非民组都没有诚意要讨论问题的核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回家，设法找出前面所说各项问题的解决办法，同那些真正关心我们的利益并诚心准备同我们合作的人一起寻求解决办法。